



秦本紀第六

古史六

秦之先帝顓頊之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郊女脩吞
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佐禹
平水土帝錫禹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

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

司馬貞曰游音旒謂阜色旌旆之旒也

爾後嗣

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是為
柏翳賜姓嬴氏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
實費氏若木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
條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鳥身
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言遂以為御而妻之中行之
後世以有功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滿在西

戎保西垂。凡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多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棺。北方還無所報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其後有造父，幸於周穆王，封於趙城。趙衰其後也。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大凡，大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戎胥軒妻，生子中湣。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子中湣，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予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孝王曰：「昔

相鬻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女之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立。公伯三年卒，子秦仲立。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戎為亂，滅犬丘。大駱之族秦仲好賢，賢者歸之。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秦人所為賦。車鄰也。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秦仲立二十二年為西戎所殺，有子五人。長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立以為秦仲後，并與其先大駱地。犬丘為西垂大夫。莊公居犬丘，生三子。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若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為太子。

是為襄公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子襄公立襄公元年以女弟
蔡嬴為曲旦王妻二年戎圍世父大丘虜之歲餘復歸世父
七年周幽王以褒姒故廢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數欺諸侯諸
侯叛之西戎大戎與申侯攻幽王殺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
戰甚力有功周以戎難故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
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祠白帝西時十二年伐戎至岐
卒子文公立文公元年居西垂官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
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
侯乃卜居之吉即營邑之十年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
其口止於郵衍以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作郵時用三牲祭白帝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化多者十六
年伐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
九年得陳寶二十年初設三族之刑二十七年伐南山大
梓豐大特四十八年太子卒賜謚靖公以其子為太子五
十年文公卒葬西山靖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徙居
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八年
侵芮芮敗我芮伯乞出在魏遂與周師圍魏執芮伯萬以
歸將納之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魯姬生太子武公及德公庶子出子
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出子生
五歲矣二年納芮伯萬于芮六年三父等殺出子而立故

太子武公式公元年伐彭戲氏至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討出子之亂誅三父等夷三族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十九年齊桓公始伯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立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狄磔狗邑四門以禦蠱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宣公立四年作密時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

四年取於晉晉獻公之女而太子申生之姊也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以勝穆姬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予乃以五羖羊皮贖之百里奚已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以言政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乞食餽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于之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復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亦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

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是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獻公既殺太子申生六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梁近秦欲因穆姬以求入九年晉獻公卒驪姬子奚齊爲後晉大夫里克殺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之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穆公許之以兵會齊師納夷吾于晉十年晉侯殺里克背內外之賂使丕鄭來聘且謝緩賂丕鄭里克之黨也言於穆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冀芮疑之遂殺丕鄭鄭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違罪誰能出君不許十三年晉饑乞糴于秦穆公

問於公孫枝枝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於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請伐之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乃輸粟于晉自雍及絳謂之汎舟之役十四年秦饑乞糴于晉晉人弗予十五年伐晉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穆公從之晉韓簡輅穆公將止之晉大夫慶鄭屢諫晉侯不聽慶鄭怒乃以救晉侯誤韓簡遂失穆公秦反獲晉侯以歸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將法之公曰豈以畜產害人乎飲之酒而赦之及戰三百人者皆從以死救公故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引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使以

免服衰經逆且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穆公與大夫謀舍諸靈臺晉呂甥來盟改館晉侯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而征河東十七年晉太子圍來質歸河東而以女妻之梁伯好土功既城而弗處命曰新里秦人取之梁人相驚曰秦將襲我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二十二年晉太子圍亡歸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太子圍立晉公子重耳自楚入秦穆公納女五人圍之妻與焉二十四年以兵納重耳于晉晉帥軍于廬柳穆公使公子絳諭之乃退重耳入于晉殺子圍于高粱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王使來告難穆公以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

十八年使小子憖以兵從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使燭之武言於穆公曰君何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穆公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而歸晉師亦歸三十二年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來告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潛師而來鄭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

二以君命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人使皇武子辭焉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滑晉之邊邑也晉先軫言於襄公發兵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獲其三帥文嬴請於晉侯而歸之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乃作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諱言俾君子易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蓋悔不用蹇叔也於是復任孟明以政二十五年孟明復伐晉敗于彭衙歸而穆公用之不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必將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戎使由余於秦由余本晉人亡入戎間穆公賢故來觀之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

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古皇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乃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下文爭至於篡弑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二國之政猶一身之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患之廖曰戎君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也君試遺女樂以奪其志留由余莫遣以失其期戎君怪之必疑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

器而食門其地形兵勢盡察且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君
戎君受而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因
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三十六年穆公復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宮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三十七年穆公以由余計伐戎
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伯西戎是歲楚穆王滅江穆公為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戒雖不能救敢不
矜乎吾自懼也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
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皆在秦之良也秦人哀
之為賦黃鳥之詩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瑩代立是為康公
晉襄公之弟雍在秦襄公卒太子少趙盾使先蔑士會

逆雍於秦將立之康公元年以兵送雍至今狐趙盾畏逼
更立太子而背秦反擊秦師秦師敗先蔑士會來奔二
年伐晉取武城四年晉伐我取少梁我伐晉取北徵六年
使西乞術聘魯始通東諸侯冬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帥
師從我於河曲其將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從之秦人欲戰問於士會士會知駢之謀曰趙有側室
曰穿好勇而狂若以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穿
果追之趙盾不得已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史駢請
追之穿又不可乃止晉人患我之用士會也七年使魏壽餘
偽叛以誘士會康公為之出兵秦兵在河西魏人在河東
使士會與魏人言魏人得士會譟而歸康公立十二年卒

子共公稻立元年晉人將求成使趙穿侵崇曰秦急崇必
救之可以求成秦不許二年伐晉圍焦四年共公卒子相公
立四年晉人白狄伐我二十三年與白狄伐晉二十五年秦晉
爲成會于令狐晉厲公先至相公不肯涉河使史黶盟晉侯
于河東晉使卻黹盟相公于河西歸而背之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二十七年晉侯以諸侯之師伐我我師敗績晉師
濟涇至侯麗而還二十八年相公卒子景公立景公五年晉
悼公立晉復伯十二年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
楚令尹子囊畏晉不敢楚共王強爲我出師秦師侵晉晉
饑不能報十五年晉悼公伐鄭楚子囊乞師以救鄭鄭畏
晉卒從晉盟秦庶長鮑庶長武伐晉敗晉師于櫟十六年

庶長無地會楚子囊伐宋秦嬴歸于楚十八年晉荀偃及
諸侯之大夫伐我濟涇至于栲林荀偃欲戰其將欒黶不
順以下軍先歸晉師遂歸黶之弟鍼與士鞅馳秦師死
之黶怒欲殺鞅鞅來奔二十八年秦晉爲成使伯車如
晉涖盟晉使韓起來盟三十年公弟鍼如晉修成以兵
會楚侵吳及鄭鍼有寵於相公有車千乘三十六年
鍼懼選出奔晉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鍼歸自晉
十四年楚平王爲太子建取於秦至國費無極勸王取之
使令尹子瑕來拜夫人三十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楚昭王
亡奔隨其大夫申包胥來告急立於庭下而哭七日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哀公哀之使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

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復命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蚤
死謚為夷公立其子是為惠公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
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
塹河旁一作阿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
陽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地與韓魏趙二十
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三十二年伐義渠虜其王厲共
公立三十四年卒子躁公立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伐我
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
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立昭子
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四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年城藉姑
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

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漸洛城重
泉十五年立子惠公立惠公十一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代蜀
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
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沉之淵秦自懷公以來數
易君君臣乖亂晉奪秦河西地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
櫟陽四年正月庚寅子孝公生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
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
十二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卒孝
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與齊威楚宣魏
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
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

中周室微諸侯力爭相併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會
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元年
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
以河為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
開業甚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亂未遑
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
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
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獯
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見二年天子致胙三年
衛鞅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賞罰孝公

善之甘龍杜摯等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

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社平八年與

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太良造將兵圍魏安邑十二年

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

凡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

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逢澤朝

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

二十四年與晉戰岸門史記本紀作鴈門年表作岸門秦與韓魏戰非鴈門也虜其將魏錯

孝公卒子惠立君立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

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

不可黥黥其師傳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

室多怨執鞅亡因以為反卒車裂以徇元年楚韓趙蜀人

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

蘇秦自燕入趙說諸侯約從以拒秦五年以陰晉人公孫衍

為大良造東說齊魏與共攻趙以敗從約史記秦本紀及六國世家皆不言蘇

秦約從事秦本紀止言犀首為大良造趙世家止言決河水灌齊魏然皆不言其故今採蘇秦傳載之秦趙事中以為此

大事不可不錄也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七年公子卬與魏

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

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

上洛以絕秦於楚魏敗楚於南陽秦責賂於魏魏不與管涔

謂秦王曰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之王

何不與寡人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

地於秦也是王以魏地德寡人也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

寡人絕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

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張儀相秦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

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臘十三年韓

君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十四年君始稱王更為

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太子來

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樂池相秦韓魏趙燕

齊楚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虜其將申

差敗趙公子馮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

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

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

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走其將犀首

公子通封於蜀陳莊為蜀相陳莊相蜀據張儀傳及華陽國志云十二年王與

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張儀相楚十三年庶

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

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攻楚到滿

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趙陵丹犁蜀相莊殺蜀侯來降所

必公子通也案後蜀侯名輝知通已死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趙皆賓從武

王元年與魏哀王會臨晉誅蜀相莊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

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

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樗里疾相韓武

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茂於是

請攻宜陽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

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八月武王卒族子孟說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稷是為昭襄王昭襄王名昭襄見趙世家

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武王之卒也昭襄王為質於燕

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

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為逆皆誅死惠文后亦

不得其死案穰侯傳武王母號惠文后先武王死然則惠文后昭王之嫡母也秦俗猛暴雖殺嫡母亦不足怪然與

穰侯傳異出悼武王后歸之於魏三年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

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

六年蜀侯輝反史記不記輝之封蜀披華陽國志輝為蜀侯秦而歸朕后母疾之加毒以進王怒誅之蓋非反

也未知 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

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

取新市楚懷王來朝因留之九年齊孟嘗君薛文來相秦

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亡走趙趙不受復

入秦薛文免樓緩為丞相十年齊韓魏共攻秦軍於函谷

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

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

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

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王必曰惜矣三國且

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

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

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

池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又記於此言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

陵以和是年魏哀王二十三年韓襄王十六年齊湣王二十八年

也案孟嘗君傳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相秦是年秦留楚懷王

年孟嘗君得脫歸相齊而怨秦約韓魏共攻秦求出楚懷王

二十八年三國攻秦至函谷求出懷王而不得而史記於此言

秦者六國又於齊韓魏世家年表魏哀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

年齊湣王二十六年皆言三國攻秦是時孟嘗君初自秦逃歸

未有糾合三國同起兵者而韓襄二十六年年表復言與魏齊

秦秦與我武遂以和三年之間三國不應再擊秦且戰國策亦止

言三國今以秦本紀之年及孟嘗君傳事為定并改定三國世家

彗星見楚懷王死於秦歸 葬十二年樓緩免魏冉為相子楚粟五萬石十三年向壽伐 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之奔魏任鄙為漢中 守十四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 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

左更錯取郟及鄧魏冉免相封公子市宛公子埋鄧魏冉陶
為諸侯十七年東周君來朝以垣易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
年錯攻垣河雍泆橋取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已復
去之呂禮來自歸齊滅宋任鄆卒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
河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
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河東為
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
燕伐齊破之濟西齊湣王走莒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
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
燕趙救之秦兵去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
新明邑二十六年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

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
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
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王來王與楚王會襄陵
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
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二十二年相
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文為斬首四萬為走魏入三縣請和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三十四年白起
擊芒如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秦與魏韓
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
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與穰侯魏
人范雎入秦上書見王言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不便

於國王拜范睢為客卿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能
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
范睢復言於王曰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君華陽君華陽一作葉陽
涇陽君佐之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人
者恐萬世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王恐廢太后逐穰
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而拜范睢為丞相封應侯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
穰侯出之陶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
始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郊孰賢對曰不如王曰
以孟嘗芒郊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何寡人何也今
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何寡人何亦

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對曰中一作中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

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

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堪者三板知伯行水魏相子

御韓康子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

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相子肘韓康

子韓康子復魏相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

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

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昭

王聞之而懼四十二年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

年攻韓南陽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

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趙

發兵擊之，相距秦使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白起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得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白起未至，陰密賜死，齕攻邯鄲不拔，去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軍走流死河二萬人，汾軍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昔秦與諸

侯約從，將天下，鈔兵出伊闕，攻秦，令秦母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王受之，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二年，天下來賓魏，後至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十月己亥，即位，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楚立。莊襄王本名異，人養母華，陽太后楚人也，故更名楚。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土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

盡入其國封其君陽人以奉其祭祀使蒙駑伐韓韓獻
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元年使蒙駑攻趙定太
原二年蒙駑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
十七城四月日食三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
帥五國兵繫秦秦却於河外蒙駑敗解而去五月丙午
莊襄王卒史記秦紀多以先王之末年為定子政立是為秦
始皇帝秦王政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始皇
帝立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二年諸侯並
起畔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
秦本嬴姓其後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
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飛廉氏秦氏

然秦以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蘇子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見出詞氣逡巡廟堂之
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相文迭興
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
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
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
之事且不試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
戎翟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為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
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蒼蒼白露為霜
適於用之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

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茫然盛哉
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怩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
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
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
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相晉文假仁義挾
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
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梁以此下
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竒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
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
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
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
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
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懷鬼神
孟子曰仁不可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
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
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秦本紀第六

秦始皇本紀第七

古史七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
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旦生於
邯鄲因名政年十二莊襄王卒政代立爲秦王是時秦地
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
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爲相
封十萬戶號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
舍人蒙敖爲王齕庶公等爲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
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敖擊定之韓遣水工鄭國來
間作鄭國渠欲以弊秦不暇外事二年庶公將攻卷斬首
三萬三年蒙敖攻韓收十三城王齕死十月蒙敖爲收魏陽

有詭歲大飢四年拔暘有詭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蒙鰲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兵出五國兵罷拔衛以益東郡其君角率其枝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蒙鰲死收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卒八年王弟長安君成矯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卒死者戮其尸遷其民於臨洮河魚大上民東就食魚嫪毐封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在雍已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欲攻斬年宮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遷太后雍相斷爲將軍齊趙來置酒羣臣以太后事諫王相繼死者二十七

人齊人茅焦說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王乃自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斯因說王請先取韓以恐它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無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則諸侯可盡王用其計見繚衣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

去秦王覺固止之以爲國尉繚用其計策十年呂不韋出之河南王翦相齕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掠陽皆并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相齕將十二年呂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奪爵遷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十三年相齕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月相齕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相齕定平陽武城韓使非來使王用李斯計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爲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韓

南陽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
騰攻韓得王安盡納其地爲潁川郡地動華陽太后卒民
大飢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羗
魏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羗魏盡取趙地得趙
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王之邯鄲諸嘗與王母家有仇怨皆
阮之王歸自趙王母太后卒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
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
兵至國恐使荆軻來刺王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
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
益發卒詣王翦遂破燕太子丹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
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李信蒙恬攻荆王翦謝病老歸新

鄭反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
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梁王請降盡取其地李信蒙恬
大破荆軍荆人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二十三
年秦王復召王翦強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
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以江南距
秦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自殺二十五
年大興兵使王賁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
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
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宿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使王賁從燕南攻齊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
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已而背約與趙魏合

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
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
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
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
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
王遂定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
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
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
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
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
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咸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

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
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
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
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
號曰皇帝它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
聞大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
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
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
之始建正朝會皆以十月朝衣服旌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
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

水以爲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
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
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
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䟽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
相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
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
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
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

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
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
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
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放其宮室
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
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
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名極
廟象天極築甬道自咸陽屬之驪山賜民爵一級治天下
馳道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刻頌秦德
與魯諸儒生議封禪事遂登封太山下遇暴風雨休於
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詞曰皇帝

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
親巡遠方黎民登茲太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
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業休明垂于
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
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
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融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
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並勃海以東過黃腫
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
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
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知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以省

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
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博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
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
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
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
驩欣奉教盡如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
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

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
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
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毋擇丞相隗林頰之惟云隋開皇中得古稱權有銘云始
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各今云
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
朝或不朝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
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
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
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言海

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
還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
渡始皇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自南郡由武關
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
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果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
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果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
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

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杲昭瞻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留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旣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君羊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杲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三十二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

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嶮岨地勢旣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敘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言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三秦者胡也始皇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

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佗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乃言三代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

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
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之書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
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而
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
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
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爲復道自阿房渡
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
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
徙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下蜀
荆之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胸
界中以爲秦東門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
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竒藥仙者常弗遇
類物有害之者人主宜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
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陵雲氣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
毋令人知之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
自謂真人不稱朕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

角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不移而具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嘗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馬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時在側者皆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凡聽事及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盧生侯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盡言其過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去之悉召文學士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重法繩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星隕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上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

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而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游令樂人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口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帝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

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繫誠夫爲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

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
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
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
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
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
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候今上禱祀備
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
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滎成山弗見至
之梁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
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

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
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帝
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不發喪棺載輜輶車中
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
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趙高故
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及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
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
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行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臭
乃詔從官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
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送徒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臧滿其中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河海機相貫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衆葬既下或言匠爲機臧恐後泄大事皆閉之外羨中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咸獻貢職增犧牲禮威備無以加先王廟或在雍或在咸陽天子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尊始皇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附先帝巡行海內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

平生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詞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

廷小故營阿房宮未就而崩罷其作者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弗就是章先帝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教射咸陽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羣羊盜不足憂郡守尉方逐捕且盡乃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起會稽二年冬陳涉將周章

等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章走殺之曹陽二世益使長史司馬欣董翳佐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聲聞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

然猶不止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墼土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天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自持築甬脛無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注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也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循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無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克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母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

下去疾斯劫吏案責它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獨
囚趙高爲丞相案斯具五刑殺之三年章邯等圍鉅鹿楚
上將軍項羽救趙邯等戰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
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
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
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
誤邪謂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然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
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
毋能爲也及章邯等兵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
魏皆自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諸侯率衆西迎沛公

將數萬人已至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
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殺之心不樂以問占夢
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使責
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
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
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
發卒使郎中令爲內應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
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
郎宦者皆大驚馬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
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闕旁有

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閹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

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耳我稱病不行高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分其地為三封秦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命分天下王諸侯後五

年天下定於漢

蘇子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埽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大戊自大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虜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

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相文復生堯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大牙數世之後比日為故國不可復勤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

將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強反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嘗有一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縣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秦始皇本紀第七



